

范文创作谈

初中二年级分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范文创作谈

——课文作者谈创作

(初中二年级分册)

张昌华 编
许靖江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程 远 蔡玉洗

封面设计：原小民

范文创作谈（初中二年级分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10号）

春笋报社编辑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5印张 105千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1—145,000册

社科新科目111—177

统一书号：10355.184 定价：0.41元

目 录

关于《一件小事》	鲁迅 (1)
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 (节录)	王愿坚 (2)
关于背影	朱自清 (5)
一、《背影》序 (节录)	
二、关于散文写作	
关于《记一辆纺车》	吴伯箫 (8)
一、复来信	
二、吴伯箫谈《记一辆纺车》的成因 (郭同文)	
关于《中国石拱桥》	茅以升 (11)
一、关于《中国石拱桥》的创作	
二、关于《中国石拱桥》的六封信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	老舍 (15)
谈《字里有些什么》	郑文光 (23)
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的通信	柯岩 (25)
《雄伟的人民大会堂》篇外补语	孙世恺 (28)
愿学井冈竹	袁鹰 (36)
——关于《青山翠竹》的写作	
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巍 (39)
忆闻一多先生	臧克家 (42)
关于《第二次考试》：现在与过去	何为 (45)
郭小川谈诗片断	(51)
就《黎明的通知》一诗答记者	艾青 (55)
写诗的经过 (节录)	何其芳 (57)
谈谈《蜘蛛》一文的写作	周建人 (59)
关于《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迅 (62)

关于《多收了三五斗》及其他……………叶圣陶 (63)

——给华蓓蓓同志的复信

也算经验(附录)……………赵树理 (66)

谈《背影》……………叶圣陶 (69)

关于《苏州园林》……………叶至善 (72)

关于单口相声《连升三级》……………侯宝林 许嘉璐 (74)

关于《听潮》…………… (80)

一、致《语文学习》编者(覃英)

二、《听潮》引起的回忆(范守纲)

——访鲁彦夫人覃英同志

谈《故乡》……………许钦文 (85)

老舍与《骆驼祥子》……………胡絮青 (91)

关于新诗使用标点符号问题……………张厚感 (93)

——访艾青, 答询问

周建人及其作品……………叶永烈 (99)

雷峰塔倒掉的前前后后……………大潮 (103)

《最后一讲的讲演》前后……………金星高 (105)

谈老杨同志……………力群 (107)

——《谈〈李有才板话〉》(节录)

关于《一件小事》

鲁迅

俄国当革命以前，社会上还欢迎知识阶级。为什么要欢迎呢？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几年前有一位大学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

（选自《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题目为编者所加）

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节录)

王愿坚

我学着写的几篇东西，大体上都是革命斗争故事；我学习写作也是从听故事开始的。早在童年时候，在听《聊斋》、《今古奇观》故事的同时，就听过一些自己的父辈和兄妹们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这养成了爱听故事的习惯。参加革命之后，只要有空，我总是缠住首长请他给我讲故事。稍后，因为在部队作报纸的编辑、记者工作，更获得了机会，看到和听到了战争中的一些动人的故事。自然，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写它们，只是出于年青人的好奇和为了从中受到教育。想到把它们写下来，那是以后的事。

1953年秋天，去福建东山岛采访的时候，路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老根据地，有机会接触了几位曾经经历过这段生活的老同志，听到了较多的革命斗争故事。他们向我谈起了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他们在红军长征以后，留在老根据地山林里苦苦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形。

这些故事个个都是含血带泪、激动人心的。他们的生活艰苦得难以想象：常常不是几天、几十天，而是几个月地吃不上粮米做的饭食，野菜、野果是家常便饭。没有衣服穿，只好把香蕉叶子捆在身上御寒。没有房子住，撑起把雨伞来挡风蔽雨。为了一口袋粮食或者一包用来给伤员洗涤伤口的咸盐，他们常常要付出很高的血的代价。但是他们却英雄地坚持着，把红旗牢牢地插在山头上。有这样的战士：为了弄到粮食和弹药而进行的战斗失利了，游击队员吴三头负了重伤，在临死的时候，对政委只说这么一句话：“派人到我家去，叫我妈妈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给大家吃吧！”有这样的群众：为了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粮食，在碰到巡逻的敌人时，父亲让自己的孩子舍上生命去用脚步声吸引敌人的注意。有这样的党员：自己跑到城里去给有钱人家当丫头，省吃俭用把薪水交给党作经费。有这样的家庭：父亲

牺牲了，母亲领着儿子，推倒了一堵围墙，掩埋了烈士遗体，然后把一包衣服递到儿子手里：“去吧，接着干！”

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是在用耳朵听，而是用整个心去接受，受到了极大的感染。象“艰苦奋斗”这样一个不知见过多少遍的字眼，开始在我眼前变成了饱和着血肉和感情的、活生生的东西。原来我们的革命前辈是这样“艰苦”，这样“奋斗”的，原来我们的革命前辈是这样“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的。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故事，我开始认识了这些人。这些壮美的故事就是这些人以生命和鲜血创造的，是他们美丽的性格的历史。这些故事显示了前辈革命者的高贵品质，显示了人的最崇高的美，使你不能不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爱它，不能不去思索那些蕴蓄在故事里面的光辉灿烂的东西。

听了这样一些故事以后，心情就难以平静了。一些故事的片断就经常在脑子里转来转去。一些人物的影子也伴随着故事情节闪现出来。慢慢地心里就起了这样一个念头：不是还有不少人没有听到这些故事吗？如果把这些故事用文字转述出来，让更多的人象我一样受到感染和教育不是更好吗？

《七根火柴》的构思过程是这样的：我曾听过许多长征故事。对于长征生活，我的理解是，这样特殊的艰苦环境中，要求红军战士有更大的毅力和坚忍的力量。这种力量从何而来？我曾把这个问题问过长征的参加者，他们的见解和亲历的故事所作的回答是：建筑在高度阶级觉悟基础上的，革命战士对革命事业、对革命的集体的无限忠心和由这种集体主义产生的高度的阶级的爱；为了集体、为了战友。他们可以付出一切，以至自己的生命。就是这种精神照耀着，使他们、使革命军队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苦，跨过危难，走向胜利。这便形成了《七根火柴》的主题。随着对这种精神的思索，我眼前浮现了这样一个形象：在翻越大雪山的时候一个红军战士不慎摔下雪坡里去了，几番挣扎，他终于被深雪埋葬了。但是在白雪上却鲜明地高扬起一只手，在这只手心里托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证。说不上这个形象是哪里来的了，但那只手却那么清晰，那么豪迈。当然，雪山这个环境没有话语、没有动作，是难以表现的，于是在构思时便把它搬到草地上。这时又想到老同志讲故事中多次谈到火对于长征部队的重大作用，便

把七根火柴夹进他的党证里。这样，原来从众多故事中获得到的主题便获得了表达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出现在人物精神光芒闪耀的一瞬间，也用不了很多笔墨去烘托、渲染。小说就可以短些了。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创作经验漫谈》节录）

王愿坚（一九二九年生）

当代著名作家。山东诸城人。一九四五年一月参加八路军。曾先后任文工团分队长、报社编辑、记者等。一九五四年创作了第一个短篇《党费》，获得成功。继后，发表了《妈妈》、《七根火柴》、《亲人》、《普通劳动者》等小说，都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四人帮”粉碎后，发表了《路标》、《足迹》等短篇小说，讴歌老一辈革命者的丰功伟绩。

王愿坚的小说，以描写革命历史题材著称。作品具有主题鲜明，情节紧凑，篇幅短小，感情充沛的特点。他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常将人物置于艰苦、残酷的环境中，揭示其优美、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善于“捕捉性格发出耀眼光辉的那一刹那”，并给予热情的赞颂，使人物显示出一种革命的人情美。

他的短篇小说《足迹》曾获一九七八年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奖。

关于《背影》^(注)

朱自清

一、《背影》序（节录）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

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一九二八年七月卅一日

北京清华园

二、关于散文写作

——答编者问

（一）通常所谓散文、小品文、杂文，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

答：广义的散文，对韵文而言。狭义的散文似乎指带有文艺性的散文而言，那么，小说，小品文，杂文都是的。最狭义的散文是文艺的一部门，跟诗歌、小说、戏剧、文学批评并立着。小品文和杂文似乎都应该包括在这一意义的散文里。有人以为这一意义的散文只指小品文而言，杂文是独立的，是在文艺之外的。我却觉得杂文是小品文的转变，无论是讽刺是批评，总带有文艺性，应该算是散文的一种而放在文艺部门里。

（二）散文的结构有何凭据？小说有故事，论文靠理论，散文是不是如有些人说的“从心所欲”放纵写去的？

答：文艺性的散文也跟论文一样靠见解，靠理论，但是论域得缩小，论点得集中，学识固然不可少，经验似乎更不可少。

（三）意境是什么？怎样产生的？

答：意境似乎就是形象化，用具体的暗示抽象的。意境的产生靠观察和想象。

（四）您的《背影》的创作过程是怎样的？怎样发现题材？怎样产生那意境？怎样写成的？

答：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的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

（五）写作是不是有灵感？怎样的一种境界谓之灵感？

答：写作似乎可以说有灵感，但我不愿意用“灵感”这个译名，而愿意用“感兴”这个译名。感兴只是心头一动。这心头一动是由经验的综合来的，有时不自觉，有时自觉。譬如要给某刊物作一篇文，去想题目，想到了适当的题目，也是心头一动，这就是自觉的。总之感兴不必一定要等它来，我们也可去找它，感兴似乎并不神秘的。

（六）困苦的生活会不会扼杀写作的灵感？在工作中学习写作是否可能？

答：困苦的生活中吃饭第一，说不到写作。古人说“穷而后工”，那“穷”只是不“达”，就是做不到大官，并不是穷得没饭吃。不做大官，有了闲暇，写作起来可以专心致志，自然就容易“工”了。

（七）怎样润饰字句？活的语言是怎样获得的？

答：多诵读才知道怎样润饰字句。朗读和默读都得练习。朗诵似乎更得加以注意，因为通常都不去练习朗诵。活的语言的获得在多听人家说的话，细细研究，体味并且记住。

（八）初学写作时，先习作散文，是否较为适宜？

答：初学写作，似乎该从广义的散文下手。先把话写清楚了，写通顺了，再注重表情，注重文艺性的发展。这样基础稳固些。否则容易浮滑，不切实。

（摘自《文艺知识》连丛第一集之三，1947年7月出版）

注：总标题为编者所加

朱自清（一八九八年——一九四八年）

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教授，民主战士。字佩弦，原名自华，号秋实，曾用笔名余捷等。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县。因父亲

定居扬州，又自称扬州人。大学毕业后，他做过五年中学教师，以后一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其间曾到欧洲游学一年。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

朱自清早年努力于新文学创作，最初以写诗，后来以写散文活跃于新文学界。他的散文，风格清新自然，纯朴真挚，成就很大。另外，他在古典文学、文学批评和语文教学方面，也有很大贡献。其著作有《踪迹》、《背影》、《欧游杂记》、《论雅俗共赏》等二十多种，合编为《朱自清文集》。

朱自清为人正直、富于正义感，也是一个具有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热情的民主战士。一九四八年病逝于北京。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关于《记一辆纺车》

一、复 来 信

吴伯箫

吉林省四平师范学院中文系七八——三班来信，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您要在《记一辆纺车》的结尾写上和题目相同的一句话呢？……”

我这样写了复信：

文字没写清楚，致劳函问，非常歉愧。

《记一辆纺车》的结尾一句，不是随便写的。写的时候曾着意考虑过。从短文末四段“就这样，……”读下去，一直读到“……其乐无穷”。意思也许能看明白。写时觉得应当有一句什么话，才好扣紧题目结住。我想到的话，就是“记一辆纺车”。这句话前面的破折号，无妨作为前一段“就因为这些”意思的重复。或者译作简单的两个字：“因此”。这里的“记一辆纺车”，不是拿头当尾，题目的单纯再现，而是权作末三段或全篇的结语的。

《记一辆纺车》最初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时候，编辑同志是删去了末尾几行的，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这篇东西没有作为教材的条件，便没加可否。其实，就为记纺车而记纺车来说，全文经过删节，结束在“……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那里，原是可以的。首尾呼应也还完整。但是延安美好的事物多得很，为什么单记一辆纺车呢？纺车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生产工具，纺线纺毛是地地道道的手工业生产，那么在一九六一年的时候，有什么特意去记去写纺车的必要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写的时候是有把末三四段作为“为什么”的回答的：

“……大家认识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意义，……”

“那个时候，物质生活曾经是艰苦、困难的吧，但是，比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来，那算得什么？凭着崇高的理想、豪迈的气概、乐观的志趣，克服困难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要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

意义就在这里！——记一辆纺车”，从而写延安精神。

这种做法，并不是我的发明。古人写记叙文，写游记，是有过以“是为记”作结的写法的。当然“是为记”不一定是重复题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品的最权威的评论家是广大读者。作者的意思若是没有通过文字表达出来，那叫“辞不达意”，毛病在作者。报刊发表作品，编辑编选教材，修改删节是常事。读者读书，好的加圈加点，坏的打×划杠杠，议论作顶批旁注，认为怎么合适就可以怎么办。作者应当是不会有异议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伊春一个高中班对我写的《菜园小记》，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说好，认为文字清新生动，读来有兴趣，一种说不好，把劳动美化了，写得太轻松了。来信问作者的意见。我回答说，劳动是艰苦的，不过看到自己劳动的成果，种的蔬菜在生芽，长叶，有的开花、结果，并且亲自享受那成果的时候，却明确是愉快的。回过头来看劳动或者回忆劳动，也总感到劳动是美好的。《菜园小记》写的是自己亲身体验，是真情实感。但作品最后评价，完全取决于读者。——后来他们又回信，说通过讨论，同意了我的意见。

这次，关于《记一辆纺车》末一句怎么理解，还是请大家看吧。
谢谢！

一九七九年五月九日

吴伯箫（一九〇六年——一九八二年）

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原名熙成，字伯箫。曾用笔名山屋、天荪。山东省莱芜县人。

抗战期间到延安，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他主要从事散文写作。其作品情调高昂，感情真挚，文笔质朴，在散文创作上独具一格。他各个时期的作品分别汇编在《羽书》和《北极星》、《忘年》中。

吴伯箫的散文由小见大，而且开掘较深，感情真挚，语言洗炼，形象鲜明，比喻贴切，注意修辞，而无雕琢堆砌之感，质朴而优美。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二、吴伯箫谈《记一辆纺车》的成因

八月的一天，吴伯箫同志谈了创作《记一辆纺车》的经过：

“我的家在泰山脚下，我自幼爱巍巍泰山。我喜欢在泰山脚下迎月出，‘月是故乡明’嘛！当一轮满月升起来的时候，在山脚下、在河水边，便响起了嗡嗡嘤嘤的纺车声。你知道吗？我们家乡的妇女们，许多都是熟练的纺手，她们能趁着如银的月光，摇车，抽线，上线。那时候，我们的村庄，一般只有几十户人家，贫下中农住的都是又低又矮的平房，特别到了夏天，屋里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又要点灯熬油，所以妇女们便趁着大好月色纺线……”

吴老说：“劳动，是美丽的！特别是到了延安，这种劳动完全是诗化了！你看，在延安的窑洞前、在山根河边的坪坝上，几百辆纺车搬在一起，有的坐着蒲团纺，有的坐着矮凳纺，有的把纺车垫得高高的站着纺……这里，天地是厂房，深谷、河边是车间，幕天席地，何等壮观呵……”

“我自幼在家乡就看惯了这种劳动，那时候小，大人光让看，不让我动手。到了延安，纺车就作为战斗武器使用了。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反共高潮，为了粉碎日本军国主义者对陕甘宁边区的重重封锁，延安军民在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鼓舞下，开荒种庄稼、种菜，便保证了足食；纺棉花、纺羊毛，便保证了丰衣……即纺线便成了光荣的政治任务，不但我们一般的工作人员参加纺线，就是敬爱的周总理也亲自参加纺线呵！那摇动的车轮、那旋转的铃子，发出的嗡嗡、嘤嘤声，多么象音乐，多么象演奏呵！尤其有周总理的参加和指挥，使这声音显得格外和谐、格外优美、格外动人……。这也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最美好的记忆。所以，六十年代初，当我们国家遭受困难时，我油然想起了延安军民当年开荒、纺线战胜困难的情景，就在一九六一年春节写下了《记一辆纺车》，同时写了《菜园小记》……”

（摘自郭同文《象巍巍泰山一样苍翠》，标题为本书编者所加）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①

老舍

从何月何日起，我开始写《骆驼祥子》？已经想不起来了。我的抗战前的日记已随同我的书籍全在济南失落，此事恐永无对证矣。

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写它以前，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从《老张的哲学》起到《牛天赐传》止，一直是如此。这就是说，在学校开课的时节，我便专心教书，等到学校放寒暑假，我才从事写作，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因为它使我既不能专心一志的写作，而又终身无一日休息，有损健康。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去作职业写家的心意，经好朋友的谆谆劝告，我才就了齐鲁大学的教职。在齐大辞职后，我跑到上海去，主要的目的是在看看有没有作职业写家的可能。那时候，正是“一·二八”以后，书业不景气，文艺刊物很少，沪上的朋友告诉我不要冒险。于是，我就接了山东大学的聘书。我不喜欢教书，一来是我没有渊博的学识，时时感到不安；二来是即使我能胜任，教书也不能给我象写作那样的愉快。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的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可是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

事有凑巧，在山大教过两年书之后，学校闹了风潮，我便随着许多同事辞了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这是“七·七”抗战的前一年。《骆驼祥子》是我作职业写作的第一炮，这一炮要是放响了，我就可以放胆的作下去，每年预计着可以写出两部长篇小说来。不幸这一炮若是不过火，我便只好再去教书，也许因扫兴而完全放弃了写作。所以我说，这本书和我的写作生活有很重要的关系。

记得是在民国二十五年②春天吧，山大的一位朋友跟我闲谈，随便的谈到他在北平时曾用过一个车夫。这个车夫自己买了车，又卖掉，如此者三起三落，到末了还是受穷。听了这几句简单的叙述，我当

时就说：“这颇可以写一篇小说。”紧跟着，朋友又说：有一个车夫被军队抓了去，哪知道，转祸为福，他趁着军队移转之际，偷偷的牵回三四骆驼来。

这两个车夫都姓什么？哪里的人？我都没问过。我只记住了车夫与骆驼。这便是《骆驼祥子》的故事的心核。

从春到夏，我心里老在盘算，怎样把那一点简单的故事扩大，成为一篇十多万字的小说。

不管用得着与否。我首先向齐铁恨先生打听骆驼的生活习惯。齐先生生长在北平的西山，山下有许多家养骆驼的。得到他的回信。我看出，我须以车夫为主，骆驼不过是一点陪衬，因为假若以骆驼为主，恐怕我就须到“口外”去一趟，看看草原与骆驼的情景了。若以车夫为主呢，我就无须到“口外”去，而随时随处可以观察。这样，我便把骆驼与祥子结合到一处，而骆驼只负引出祥子的责任。

怎样写祥子呢？我先细想车夫有多少种，好给他一个确定的地位。把他的地位确定了，我便可以把其余的各种车夫顺手儿叙述出来；以他为主，以他们为宾，既有中心人物，又有他的社会，他就可以活起来了。换言之，我的眼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祥子；写别的人正可以烘托他。

车夫们而外，我又去想，祥子应该租赁哪一车主的车，和拉过什么样的人。这样我便把他的车夫社会扩大了，而把比他的地位高的人也能介绍进来。可是，这些比他高的人物，也还是因祥子而存在故事里，我决定不许任何人夺去祥子的主角地位。

有了人，事情是不难想到的。人既以祥子为主，事情当然也以拉车为主。只要我教一切的人都和车发生关系，我便能把祥子拴住，象把小羊拴在草地上的柳树下那样。

可是，人与人，事与事虽以车为联系，我还感觉着不易写出车夫的全部生活来。于是，我就再去想：刮风天，车夫怎样？下雨天，车夫怎样？假若我能把这些琐细的遭遇写出来，我的主角便必定能成为一个最真切的人，不但吃的苦，喝的苦，连一阵风，一场雨，也给他的神经以无情的苦刑。

由这里，我又想到，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外的问题。他也必定有志愿，有情欲，有家庭和儿女。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是否能解决呢？这样一想，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